



追影：

真名士自風流

史飞翔 著

蔡元培的人情底线

梁思成的困惑

钱穆的最后一课

周一良作弊上大学

馋嘴傅斯年

黄万里拒绝申请当博导

胡适晚年太好名“自活30年”

徐道邻劝蒋介石下野

大龄青年陈寅恪

马寅初与两个妻子

熊十力与吃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追影：真名士自風流

史飞翔 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追影：真名士自风流 / 史飞翔著. --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 - 7 - 224 - 11097 - 5

I. ①追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63194 号

追影：真名士自風流

作 者 史飞翔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15.5 印张 2 插页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1097 - 5

定 价 29.80 元

第一章 逸事

- 辜鸿铭的心态 / 〇〇三
章太炎逸事 / 〇〇六
风流名士数黄侃 / 〇〇九
刘师培：读书人的种子 / 〇一二
蔡元培的人情底线 / 〇一五
胡适少读禁书 / 〇一八
胡适写诗戏悼钱玄同 / 〇二一
胡适与蒋介石的一次交锋 / 〇二四
陈寅恪逸事 / 〇二七
马一浮：自建生圻的国学大师 / 〇三〇
民国奇人吴稚晖 / 〇三三
钱穆的最后一课 / 〇三七
潘光旦逸事 / 〇四〇
梁启超的激情讲演 / 〇四三
梁思成的困惑 / 〇四六
怕死学者罗尔纲 / 〇四九
狂狷钱锺书 / 〇五二
沈从文的自负 / 〇五五
刘文典：不只是狂傲 / 〇五七
周一良作弊上大学 / 〇六〇

怪才丁文江 / 〇六二
容庚的收藏之道 / 〇六五
馋嘴傅斯年 / 〇六七
于右任的人品与书品 / 〇七〇
郑振铎戏言成真：“这次我是真的走了” / 〇七三
吴晗宁愿挨打也要买书 / 〇七五
王元化与熊十力 / 〇七八
李叔同遗事 / 〇八〇
黄万里拒绝申请当博导 / 〇八三
华罗庚的最后一次演讲 / 〇八五
狂儒牟宗三 / 〇八八
狂生张五常 / 〇九一
好名学者于省吾 / 〇九四
王选淡泊名利 / 〇九六

第二章 趣闻

章太炎为何拒聘清华国学院 / 一〇一
鲁迅是怎样对待金钱的 / 一〇三
鲁迅误会蔡元培 / 一〇五
鲁迅与林语堂因何失和 / 一〇八
胡适晚年太好名“白活30年” / 一一一

冯友兰：“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” / 一一四
沈从文是怎样对待名利的 / 一一七
金岳霖：哲学是一场严肃的游戏 / 一二〇
钱锺书：“我不需要出名” / 一二三
李健吾批巴金 / 一二五
牟宗三与梁漱溟的恩怨 / 一二八
余英时评冯友兰：犹在“功利境界” / 一三一
周汝昌：一生为华夏招魂 / 一三四
曹禺：戏剧天才的白痴一面 / 一四〇
南怀瑾的传奇人生 / 一四三
金庸：抠门的“大侠” / 一四九

第三章 从政

陈布雷之死 / 一五五
王世杰：书生的执拗 / 一五八
徐道邻劝蒋介石下野 / 一六一
马寅初的“狮子吼” / 一六四
郭沫若的自省 / 一六九
李宗恩：誓死捍卫学术尊严 / 一七二
贺麟：当学术遇上政治 / 一七五
向达：耿介孤傲一书生 / 一七八
宋春舫：做官是职业也是学问 / 一八一

第四章 婚 恋

- 章太炎征婚 / 一八五
- 大龄青年陈寅恪 / 一八九
- 蔡元培的三段婚姻 / 一九一
- 梁漱溟悼妻 / 一九四
- 梁实秋与女明星闪婚 / 二〇〇
- 马寅初与两个妻子 / 二〇四
- 周汝昌的爱情观 / 二〇八

第五章 养 生

- 马一浮的“养生四诀” / 二一三
- 林语堂的“半字哲学” / 二一六
- 梁漱溟的人生态度 / 二二〇
- 熊十力与吃 / 二二三
- 蒋介石的饮食习惯 / 二二六
- 施蛰存：“不死就是胜利” / 二二九
- 李泽厚谈人生 / 二三二
- 杨绛：人生边上的烤火人 / 二三五
- 钱谷融的人生智慧 / 二三八
- 袁伟时的养生之道 / 二四一

第一章 逸事



辜鸿铭的心态

辜鸿铭，名汤生，字鸿铭，别号汉滨读易者。祖籍福建，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，十岁时随义父英人布朗赴欧洲。1873年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，师从英国浪漫主义大师卡莱尔，主攻英国文学。1877年毕业，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不久赴德国莱比锡大学，改学工程，获土木工程师文凭，旋赴法国巴黎大学。此后又往意大利、奥地利等国游学，通晓九国语言。据说，辜鸿铭一生曾获13个博士学位。



辜鸿铭(1857—1928)

1880年，辜鸿铭从欧洲学成归来，回到槟榔屿，后就职于新加坡殖民政府。1882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辜鸿铭结识了我国早期著名维新思想家马建忠。在马先生那里，辜鸿铭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服膺之余，他辞去了新加坡殖民政府公职，决心回国效力。他先是在槟榔屿的家中补习汉文并开始有意蓄辫。此后，又赴

香港、上海等地潜心研读中国典籍，如此苦心孤诣三年后，他自认为求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真谛，从此宣称皈依中国文化，终生不渝。

辜鸿铭“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娶在东洋，仕在北洋”，他一生游学数国，对西方文明熟稔于心，然而他终其一生却始终扮演着一个“为故国招魂”的、保守的“落伍者”的形象。如今人们谈到辜鸿铭，多热衷于他的奇谈怪论、趣闻逸事，很少有人能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他、读懂他。

辜鸿铭生在晚清那样一个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转型时期，目睹帝国的江河日下，特别是感受着“欧风美雨”挟裹之下中华文化的日益飘零，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。正是基于此，他才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出现，他脑后的那根辫子无非是向世人表明他的一种信念和姿态，那就是誓死捍卫中华五千年传统之文化，为的是保护一种文明的道德准则。在几乎所有人都大谈西化的时候，辜鸿铭反其道而行之，摆出一副“文化保守者”的倨傲姿态。有句话叫“爱之愈深，恨愈之切”，辜鸿铭的心态正是如此。辜鸿铭貌似疯癫，实则痛苦，他那些特立独行的举止与其说是乖戾、孤僻，不若说是苦闷、激愤。

面对世人的误解，辜鸿铭曾这样辩解：“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。其实，我既不是攘夷论者，也不是那种排外的思想家。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，从而消除东西界限，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。”（《辜鸿铭论集》，《辜鸿铭文集》下册）试问，持这样开放、包容心态的人，你能说他是一个顽固的、抱残守缺的“落伍者”吗？

辜鸿铭绝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，是一个拖着长辫子的“冬烘先生”，相反，他是一个“痛苦的清醒者”，是一个逆流而上的“先觉者”。他的一些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富有意义。比如，他关于文明的论述就直指当下——“在我看来，要估价一个文明，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，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、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，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、

精致实用的工具、器具和仪器，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、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。要估价一个文明，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，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。事实上，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——人的类型，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，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。”（《中国人的精神·序言》，《辜鸿铭文集》下册）这话在今天显得多么重要。说出这样话的人，你能说他是“冬烘先生”么？

章太炎逸事



章太炎(1869—1936)

国学大师章太炎(章炳麟)堪称一代名士,他学问渊博、性情怪异,常有非常之举,因而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趣闻逸事。

章太炎名满天下,常有慕名者前来听其讲学。但大多抱以失望。原因是章太炎口齿不清,讲话漫无层次。九一八事变后,章太炎应邀赴北平国学研究所演讲。由于他满口杭州土话,听众难以领会,最后只好由学生钱玄同、马裕藻担任述译。

章太炎一生不知美,从不知道欣赏自然之美。有人邀他游山,他说不知道山为何物。但是有时候他又表现得很有情调。1912年,章太炎准备续弦。朋友问他对于未来夫人有何条件,章太炎回答:“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,只要能读读《红楼梦》就够了。”

章太炎平时让仆人做事总喜欢写条子。有一次,他写了一张条子让仆人买肉做羹。但是仆人跑遍了苏州城各个肉铺,最后空手

而归。章太炎问为何空手而归，仆人说：“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。”原来，章太炎字迹潦草，将“肉”字写成了“月”字。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，使用的是金文，药店不认得。章太炎愤然说：“不识字，开什么药店！”

章太炎嗜好纸烟。有一次，他实在穷得不名一文，只好给一个名叫汪允宗的朋友写了一张字条：“今已不名一钱，乞借银元两枚，以购香烟。”同室的蒋维乔看到后不解，问：“既已向人借钱，为何不多借几元？”章太炎回答：“与此君不过两元交情，多则恐怕不会答应。”

章太炎与王国维同为浙江人，一海宁，一余杭，且相距不远，但二人平日素不交往，且相互间从不公开提及对方。章太炎数次拒绝出任清华导师，原因是不肯居王国维、梁启超之后。章太炎对梁启超始终不满，晚年与人论文说：“文求其人，则代不数人；人不数多，大非易事，但求传入史则可矣。若梁启超辈，有一字能入史耶？”章太炎与吴稚晖、张继原为挚友，后发生冲突，章书《北山移文》告之绝交。吴稚晖、张继原知道章太炎傲慢，亲往其家讲和，章太炎掷刺拒见。章太炎精通古今经学，自称“全国第一”。一次，某学者与他谈起胡适，章太炎以“不配谈”答之。

民国初年，袁世凯设宴款待京城名流，章太炎也在邀请之列。章太炎得到袁世凯请柬后，在上端大书四字：“恕不奉陪。”随即投入邮箱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常手持一扇，扇面写“悔不击碎竖子脑袋”八字。

由于长期埋头学问，章太炎对人间事几乎到了一种“忘我”的程度。他非但不善营生，甚至连自己也料理不了。章太炎记性很坏，经常不识路。在日本办《民报》期间，常闹出不识归途、误入别人家门的笑话。当时他住在报社，距离孙中山寓所很近。但是每次去孙中山那里必须要有人同行，否则他肯定迷路。这种情况到了晚年更加严重。一次，他坐车回家。车夫问他去哪里。他说：“我的家里。”车夫问他家在哪里，他回答：“马路上弄堂里，弄口有家纸烟店。”结果，车

夫拉着他满大街转。还有一次，他从上海同福里寓所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买书。从书店出来后，坐上一辆黄包车，示意车夫向西面走。车夫照他的话，向西走了好长一段路，见章太炎不动，心存疑虑，问他：“先生，你究竟要到哪里去？”章太炎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，你只要拉到章疯子家就是了。”

学术是性情中人的事，学者往往也是至情至性之人。其性情之怪、之癖，是不能以常人视之的。“唯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章太炎的这些趣闻逸事从一个侧面也正好印证了他的学养与魅力。

风流名士数黄侃

黄侃，字季刚，又字季子，名乔馨，晚号量守居士。湖北蕲春人，训诂学家、音韵学家。黄侃幼承庭训，3岁发蒙，10岁便读完四书五经，乡里人呼为“圣童”。

黄侃自小就桀骜不驯，不拘小节。一次他去考秀才，考完试闲逛，见一考生架锅煮鸭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前一脚将锅踢翻。考生见此抓住黄侃要打。黄侃说：“甬管你怎样，反正今几个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。”见他如此蛮横，那人也只好作罢。

黄侃喜好美食，讲究吃喝。一次，几个同盟会成员在某处聚会，但没有请黄侃。黄侃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人，但他不请自去。刚一进门，那些人见是他，吓了一跳，继而装作热情的样子。黄侃二话不说坐下就吃，而且专拣好的吃。吃完后冲那些人：“好你们一群王八蛋。”说完就跑。



黄侃(1886—1935)

据冯友兰讲，黄侃有一个习惯，“在课堂上讲书，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，就说，这里有个秘密，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你们要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”。一次，有个学生在“同和居”请客，恰巧黄侃也在隔壁请客。听到老师说话，学生赶紧过去打招呼，黄侃一见便对他批评起来。学生请的客人到齐了，黄侃还不放他走。情急之下，学生把饭店的人叫来，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的钱全都记到我的账上。黄侃听了大乐，便对学生说：“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黄侃历任北大、北女师大、武昌高师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。人送绰号“三不到”教授，即刮风不到、下雨不到、不高兴不到。临终前几天，黄侃的鼻衄病已很严重，气喘病又发作，吃饭都难以下咽，却仍然坚持去上课，他说：“饭可不食，书仍要讲。”在南京中央大学上课时，他只管讲课，一向不布置作业。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。教务处催逼，他给处里写一字条，上书“每人八十分”。中央大学为严肃校纪规定师生出入校门一律佩戴校徽。一天黄侃到校上课，未戴校徽被门卫拦下。黄侃说：“我是教授黄季刚，来校上课的。”门卫说：“你又没戴校徽，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。”黄一听，气得把装有讲义的皮包往门卫面前一推，说：“你有校徽我没有，那你就去上课吧！”门卫一听，来头很大，口气有所缓和，说没有校徽有名片也行。黄侃说：“我本人就是名片，你把我拿去！”争执中，校长碰巧路过，赶紧过来调解，才算了事。

黄侃敝屣尊容，对达官贵人向来不屑。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人物。当初的同盟会成员，后来不少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要职。黄侃大多不与往来，唯与湖北同乡居正有所过从。居正曾任司法院院长，因反蒋被囚南京汤山，众人疏之，黄侃念旧谊常去探视。一天，黄侃偶去拜访居正。门房见黄侃土头土脑，按惯例回以“院长不在家”。黄侃旁若无人，长驱直入。门房见此，上前拉他的衣袖，吆喝“你是什么人？出去！”黄侃大怒，一边骂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你管不着！”一边继续